

季候物语 黄道娟

榴莲已熟



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的榴莲树上，硕果累累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一个个硕大的榴莲，沉甸甸地悬挂枝头，那带刺的盔甲里，裹着黄油般的果肉，已然熟透，正悄无声息地弥散出一股浓烈的异香，勾着鼻息，也勾着脚步，引我一路向前。

七月的盛夏，三亚育才生态区是凉爽的。山路蜿蜒，两旁的草木绿得纯粹，风一吹，簌簌地响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那是乡野特有的清新。连片的水稻长得恣意，油汪汪的绿铺向远方。车窗旁掠过一大片澄澈的湖水，接着，便进了育才地界。今天，这里格外不同——2026年三亚榴莲节，正热热闹闹地开场。

育才才是三亚的榴莲种植基地。产榴莲的乡村，自然比别处多了一道风味，连空气里都浮动着一股独特的香甜。榴莲是许多老饕的心头好。榴莲市集上，鲜果榴莲挤挤挨挨，榴莲干、榴莲饼、榴莲糖、冰皮月饼、榴莲雪糕一字排开，琳琅满目；亲子游戏区里笑声不断，主题打卡墙前人影绰绰，果园合影区更是挤满了举着手机的人。以榴莲为名的种种趣味，把市民和游客聚在一起。

在榴莲品鉴区，围了许多人。一名来自苏州的经销商架起手机直播，镜头对准刚撬开的榴莲。

刀尖刚撬开果壳，那金灿灿的，黄油般丝滑的果肉便颤巍巍地露了出来，它们安静地蜷缩在一起，像婴儿一样熟睡在雪白的瓢里，散发出诱人的气息。

我站在一旁，那特殊的味道早已不由分说地灌满了鼻腔，浓烈、呛人，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奶香。不由分说地把你裹住，让人招架不住。

“隔着屏幕都觉得香！”主播在念着网友的留言。我笑了，榴莲是一种矛盾的水果，爱它的人说香，恨它的人说臭，就像臭豆腐。买榴莲就像开盲盒，有时偏熟，有时略生，口感总是不尽如人意。今日第一次品尝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榴莲，软糯、绵滑、甜度都恰到好处，可谓是一饱口福了。

榴莲树高大粗壮，枝干向四面伸展，像张开的臂膀。一枚枚果实沉甸甸地垂挂在枝头，有的已裂开一小道口子，那金黄色的柔软内里，便如流沙般隐隐现了出来。成熟的果实都用绳子兜托着，以免落地摔坏了。我仰头看着那些“大家伙”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像骄傲的将军，又像在向我们宣告：“我已经熟了，快来吃我吧！”

榴莲真是一种奇特的水果，周身布满了钉锥般的尖刺，看上去有些狰狞的外表里，裹藏着的，是一颗如此柔软的心。更奇特的是，它还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味道。生活中，有时我们会说，不要以貌取人。我想，水果亦如是，万物亦如是吧。

这儿的榴莲是“树上熟”的。从枝头自然脱落的果子，果柄处还带着新

鲜的断口，离树两三尺远，香气就扑过来了。三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使这里的榴莲干湿季特点分明，干季温度低，生长时间更长，风味也更加醇厚。吸饱了雨露，晒足了日头，一日日地胖起来，直到再也挂不住了，才扑通一声落入人间。这大概就是“时间”的馈赠吧，是对耐心的最高奖赏。生活中，我们总在追逐“快”，却忘了，有些美好，是需要耐心等待的。

这片看似传统的果园里，还藏着另一番天地。走进现代化加工厂，科技感扑面而来。一条国内领先的智能化榴莲AI检测分选线正高速运转。生产线先通过称重剔除未熟果；随后启动高光谱成像与360℃X光扫描，如同给榴莲做“CT”——精准识别虫蛀、霉变、内部空洞，还能通过房数判定成熟度。这套系统，分选准确率达94%，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。

我坐在果园的凉棚下，看着人来人往。果农捧着平板电脑，土壤墒情、积温曲线一目了然；高压喷淋系统适时洒下水雾，在阳光下织出一道小小的虹。有了标准化的种植，有了冷链物流，有了深加工和品牌，一颗果子便能牵起一整条产业链。这大概就是“现代农业”的模样吧。这里种下的不光是榴莲，更是农业生产者沉甸甸的梦。

临走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满园的翠绿。夕阳给榴莲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边，风里那股特殊的香气还在弥漫，此刻却多了一层意味——那是时间的味道，科技的味道，更是一方水土上，人们用汗水和智慧酝酿出的生活的甜。

流金岁月 林颖

拖拉机上的笑声

读小学时，学校有一片甘蔗地，西南边密密的野菠萝，几乎与村前的小河连在一起，东边又紧挨着我们的教室。风一吹，甘蔗叶便窸窣作响，像神秘的耳语，柔柔穿过那株红石榴，飘进窗来。白瓣的花上，彩蝶翩跹；金灿灿的小蜻蜓，轻吻着花香，那情景如诗如画，醉了整个童年。

那时的我们，个个都是爱劳动的孩子，劳动课是我最盼的时光。钻进甘蔗地，我们便撒欢儿似的穿行、追赶、捉迷藏——课本里的知识，对我来说，早已滚瓜烂熟。语文、算术读起来像剪指甲般轻松，考来考去不是九十便是一百，总觉得日子闲得慌，便偷偷溜出去爬树、荡秋千，玩得尽兴又自在。

有一天，班主任杨老师说，年底甘蔗砍收后，要从高年级选几位德智体兼优的学生，跟车送甘蔗去临高糖厂，顺便参观。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欢呼声响了好久——那可是优中选优啊！我暗自给自己打气，天不亮就爬起来陪母亲做早餐：母亲煮猪食，我就背书，语文课文、数学公式、英语单词，这些文字语音对我母亲来说，听来简直就是鸡鸣鸟唱，乐得她合不拢嘴。目不识丁的母亲，为我的勤奋动容，烤了几个香喷喷的地瓜塞进我书包，温暖着我向学校奔跑的路。到校园时，太阳还没露头，朗朗的读书声却已越过树上的铁板钟，钻进耳朵。我飞奔进教室，见同学们早已沉浸在书声里，连我进来都未察觉。

为了品学兼优，我加倍努力，劳动课从不缺席：捡牛粪、烧草灰、挖水沟……样样都冲在前头。年末校会，当听到入选名单里有我时，我兴奋得跳了起来。我们班三个女生都入选，激动得抱在一起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那几天，我夜夜从梦中笑醒，醒来就问母亲“天亮了没有”，上学路上步伐轻盈，哼着歌曲，乐得像要过年。

砍甘蔗的日子，是最忙也是最甜的。全校师生齐上阵，不少乡亲也自愿来帮忙，想多备些甘蔗尾巴回去喂牛。学校的甘蔗汁水足又甜，砍累了就歇着啃甘蔗，个个吃得满脸蔗汁，像小花猫，你指着我笑，我指着你乐，跌坐在蔗垅上，软乎乎的蔗叶成了最舒服的床。

忙了几天，两辆拖拉机装满甘蔗，像迎亲的喜车，我的心里，非常兴奋。想着要进城了，脑海里全是奇妙的景象，心都要飞起来。

第二天，我们早早聚在校园等司机，都穿着整洁的麻布衫，系着彩色围巾，我还特意在两条辫子上扎了两只粉色蝴蝶。深冬的风像针，扎得小手生疼，我们便对着手哈气取暖。没多久，司机来了，从没出过远门的我们，爬上六轮拖拉机，车厢里瞬间挤满了叽叽喳喳的笑声。

一路上，拖拉机“轰隆隆”地喊着冲锋，浓烟把我们笼罩。我们左瞧右看，掠过的田园、树木，都是久违的风景。车摇摇晃晃，彩色的围巾随风飘，我们的欢呼盖过了寒风，再冷的天，也冻不住满心的喜悦与向往。笑声在车厢里撞来撞去，跟着车轮一起滚向远方。

到糖厂时，不知已是几点。老师带我们简单吃了晚餐，又在厂外转了一圈——我们没进车间，只看到榨糖排出的甘蔗渣。晚上，糖厂附近放电影，我们挤着去凑热闹。可个子太小，踮着脚也看不清屏幕，只能在喇叭下听声响，偶尔透过别人的臂弯瞥见晃动的画面……

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办公室住宿，两张比台球桌还大的桌子，3人一桌，男女分睡。起初大家嘻嘻哈哈睡不着，直到男生阿坚讲起鬼故事，我们才吓得用被单蒙住头，大气不敢出。渐渐地，被窝里传来轻微的呼噜声，我也困得睁不开眼。睡眼朦胧间，忽然一阵刺耳的铃响，大伙瞬间惊醒：有的趴在桌上，有的蹲在桌角，有的躲在门后喘粗气，以为真的有鬼敲门。静听才发现，是架子上的电话在响。

惊吓过后，睡得更沉了。第二天，直到老师敲门喊吃早餐，我们才醒来。早餐是香喷喷的豆奶和包子，连手指上的奶汁都舔得干干净净，甜到心里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脸上都漾着幸福的光。

吃过早餐，老师说要返程，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。重新爬上拖拉机，车厢里的笑声又响了起来，比来时更清脆、更响亮。心境像泉水撞着青岩，叮咚作响。县城的一切，在我们眼里都那么美好。如今想起，忍不住笑——那是童年最稚嫩也最甜蜜的念想，而拖拉机上的笑声，早已刻进时光里，成了我一生都忘不掉的温暖与美好。

文化评弹 沈清良

写给中华大地的树魂颂

华夏大地，寒暑殊途，山海迥异，神州水土孕育出各种各样的省树。它们扎根厚土，沐风经霜，不只是山川原野间摇曳的绿意景致，更是壮丽的图腾，藏于岁月深处的文明印记。这些省树，携山河灵气，载千年烟火，以各自独有的风姿站成永恒，把时光沧桑酿成诗意，把家国情怀刻进年轮。一树风骨立天地，一木清魂渡春秋。

京华红墙黛瓦之间，北京国槐守着千年帝都的晨昏朝夕，沉淀着泱泱古都的温润底蕴与厚重过往。古槐植于宫墙

内外，立在四合院旁的巷陌间，自古便是皇城祥瑞之木，先秦便为朝堂定木，三槐喻三公之尊，承载着华夏正统文脉与人间烟火期许。夏日里，国槐撒下一地碎金般的光斑，那是皇城根下最接地气的清凉；秋风起，落下满地金黄，为钢筋水泥的森林罩上一层温情的面纱。国槐是北京的活化石，是乡愁的代名词，是一国之都的魂。

长白余脉，兴安岭上，黑龙江的红松是北疆站得最直的哨兵。当滴水成冰、呵气成霜时，它依然挺着红褐色的躯干，针叶如剑，指向苍穹。红松的木质坚硬如铁，那是黑土地赋予的性格，沉默寡言，却内藏刚毅。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里，红松用一身苍翠迎接最早的春光，用松涛阵阵唱响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赞歌。

大海碧波，暖阳之下，海南椰子树与黄花梨一柔一刚，共绘天涯海角的山海浪漫与岁月沉香。在金色沙滩与碧海蓝天之间，椰子树亭亭而立，羽状长叶随风轻扬，宛若起舞的绿色精灵，勾勒出热带海岛最唯美的风光。它不惧海风的肆虐，不嫌沙土的贫瘠，将根深深扎进这片热土，在四季如夏的时光里，摇曳生姿。黄花梨静立流年，木质温润细腻，纹理天然如画，藏岁月之醇厚，聚山海之灵气，于静谧时光中沉淀千年芳华。一椰一树染碧海风情，一梨一木藏岁月初心，刚柔相济之间，便是海南独有的山海风骨、人间清欢。

江南烟雨，姑苏水乡之畔，江苏银杏携千年古韵，落一地金黄，染一季岁月静好。银杏择水乡沃土而栖，历千年光阴而不衰，是时光之树，是江南文脉的诗意化身。春日抽新绿，嫩枝缀新芽，藏江南温婉的柔情；秋日染金黄，落叶如翩跹，现惊艳世人的绚烂。古银杏枝干苍劲，繁华时默然相伴，萧瑟时静静相守，把江南的烟雨千年，运河的舟楫往来，尽数映照在枝叶开合、四季更迭之间。

西域戈壁，漫天风沙，寒暑极致，新疆胡杨以生死不朽的丰碑，立于大漠荒原之上。在塔克拉玛干的死亡之海里，胡杨用三千年的守望，演绎了一场关于“不死、不倒、不朽”的神话。生而一千年不死，是它对绿洲的眷恋；死而一千年不倒，是它对沙漠的蔑视；倒而一千年不朽，是它对时间的诠释。它扭曲的躯干，是大地上最痛苦的雕塑，也是最灿烂的绽放，撑起了大漠苍穹。

岭南江海之滨，广东榕树以繁茂华盖纳人间烟火，以宽厚胸襟容四面八方。榕树落地生根，枝繁叶茂，独木亦可成林，常年葱郁，一树可蔽众生，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，活出最自在的清凉。街头巷尾，古村院前，河畔堤边，处处可见榕树身影。榕树见证岭南商贾往来、市井繁华、岁月变迁。它是岭南人家的乡愁寄托，是粤地包容豁达、和合共生的精神象征。

华夏省树气象万千，绿意昂扬，让一方水土有了永不抹灭的魂灵。年轮里刻录的不只是风雨，更是一部无字的史书，民族的精神，每一圈纹理，都谱写着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树魂长歌！



游人在江苏南京栖霞山风景区银杏树下游玩。
新华社